

◆ 逝者追忆

一直都在的爱

汪飞红

初见婆婆，一身青布对襟小褂，黑色夹子斜插耳边。夕阳下，一团柔和的光润打在她满是沟壑的脸上，和着嘴角眉梢的笑意，仿佛一朵盛开的金菊，暖暖的。

婆婆五儿五女，先生老九，和婆婆同住。当年，十九岁的先生师范毕业，婆婆四处给他张罗婚事，无奈东不成西不就。直到二十五岁，我入了先生的心，先生稀罕的，婆婆愈发稀罕，从此小红这个名字一直挂在婆婆嘴边。

恋爱时，十天半月，每去趟先生家，婆婆都会宰杀一只老母鸡，那是农村人上等的待客之道。嫩滑的鸡肉，黄灿灿的鸡汤，从舌尖到心尖都香喷喷。婆婆腌制的腊肉金黄黄冒着油，肥肉切片入锅滋滋响，待两面黄灿灿再放入瘦肉片翻炒，锅里蒸腾的热气香得往人鼻孔里钻，最后放一点腌制的辣椒，撒点葱花蒜末，入盘，入口，香掉牙。婆婆一手好菜招惹得邻里亲朋隔三岔五串门，婆婆乐呵呵忙里忙外，留吃留住。“人嘴肥，越吃越有。”这句话婆婆常挂嘴边。

婆婆自制的豆腐干是一绝。周末回家，先生都会拎几块豆腐，二斤肉，没吃完的豆腐块被婆婆一分为二，放到锅里，加点水，盐，先用大火煮，后用小火，捞起后晾干，放阳光下晒，半干不干时收起来留存。待我们下次回家，婆婆把豆腐干切成长条，再切一点腊肉丁，准备一点青椒，葱蒜。经过煮、晒的豆腐干很有嚼劲，和着腊肉的腊香和青椒的微辣，嚼一口，香到心坎上。

婆婆离开后，我也曾数次按婆婆在世时教我的方法，不灰心不气馁地尝试。二嫂知道我喜欢这口，多次做好托人捎给我。可惜都不是婆婆当年的味道，婆婆走了，那味道也跟着去了。

婆婆是村里的土神医，听叔婶们说，村里大大小小的孩子都是婆婆接生的。狗蛋娘生狗蛋，临产前二天，婆婆摸狗蛋娘肚子，变色道：狗蛋的小萝卜头还在上面，生产时要是头朝上，脚朝下，“踩花生”，岂不是阎王爷派小鬼来索命？

1990年代的农村，女人生孩子是鬼门关走一遭，顺产难产全靠造化。婆婆陪着狗蛋娘几天几夜，天天给她摸肚子顺娃。狗蛋娘终于顺产狗蛋。顺产的狗蛋娘非要替刚出生的狗蛋认婆婆为干娘，婆婆又多了一个喊娘的。

我生闺女的那天早晨隐约腹痛，乡医院离学校三四百米，先生陪我到医院，唯一的妇产科医生瞧了瞧，说孩子最早要到明天才会生，可回家等。傍晚，腹痛一阵赛过一阵，先生慌了，打电话给婆婆后，抱起我就往医院赶。病床刚躺下，我呻吟开了：“痛死了，痛死了……”仿佛一直念叨可以减轻无以言表的痛。先生急问是不是快了，医生说最早明天。这一夜如何熬？婆婆三寸金莲急如星火赶来，我愈发委屈得像个孩子，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淌。婆婆的双手轻轻柔柔在我肚子上摩挲，柔声细语：“小红莫怕，莫急，快了，快了，不会超过十二点。摸摸就不痛了，不痛了。”

疼痛真的减轻了。

婆婆说等痛得头发湿透了，孩子就出来了。我不时摸摸头发。

躺一下又起来走走，走几步又躺下；眼泪干了又出来，出来又干了。时间一分一秒熬煎着。突然，一股热流从腹部涌出（后来才知道那叫羊水），我瞬间瘫软在先生的双臂里。依稀听到婆婆吩咐先生赶快抱我到产房，要生了。



福星高照 汪丽娟 摄

睡眠惺忪的女医生赶来，孩子已经探出了半个小脑袋。我摸了摸头发，透湿，伴随着闺女的第一声啼哭，时钟刚好敲了十二下。

婆婆对小儿的头痛脑热、腹胀腹泻也很有一手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婆婆是妇产科医生也是儿科专家。

有一次闺女腹泻，我自恃有文化，不相信什么单方，求医问药半月余不见好转。喂药时闺女脚跺手舞哭得撕心裂肺，我和先生着急忙慌手足无措。

婆婆小心翼翼地跟我商量：“要不试一下麦芽水？”我无奈地点头。得到许可的婆婆急忙拿出自制的麦芽，先生点火，柴锅翻炒，微焦，放一小碗水，小火慢熬。无色无味，趁热喂了闺女两小勺。晚上，又喂了两勺。第二天，闺女好了。自此，家里再也少不了婆婆自制的麦芽。

婆婆说布鞋养脚，给我做单布鞋，暖鞋，明里暗里还让嫂子们给我做。婆婆去世时，已经打好的布鞋底还有八双，我和先生各四双。

母亲生我晚，出生时，外公、外婆、爷爷、奶奶都没见上。婆婆的大孙女，大外甥都比我大。婆婆对我，不似婆婆，更似奶奶。婆婆的爱弥补了我没有见上自家奶奶、自家外婆的遗憾。

2002年的那个清晨，婆婆突然胃出血，到医院检查，已是胃癌晚期。

婆婆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，出院后，很快就能像往日一样做饭、洗衣、种菜，进进出出犹如一阵风，有段时间我甚至误以为苍天有眼医生误诊。直到病情恶化的最后一个月，骨瘦如柴的婆婆卧床不起，才需要我和先生帮忙烧饭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：婆婆出院后的麻利，或许是天生勤劳的缘故，更可能是她害怕我们担心，独自忍受着身体痛苦在顽强地坚持……

婆婆去后，她的照片放在新家的书房里。此后的时光，婆婆的爱一直都在。

◆ 生活手记

儿时的甜忆

杨勤华

我家屋后的龙塘边有两棵生长多年的桑树，它们枝干粗长且有韧性，肥大的绿叶油光闪亮。每到五月以后，桑树上便挂满了桑葚，起初它们是青色的，没过多久便渐渐成了红色。此时的桑葚还不甜美，可是我们这些孩子都有些迫不及待了，期盼着它早日成熟，不过，此刻我们谁也不会偷偷采摘，还会好好保护它们。

两棵桑树高大繁茂，枝干很长并向四面伸展，仿佛是一把撑开的绿色大伞。在翠绿的桑叶间，点缀着串串桑葚。终于，我们等到了紫得发黑的桑葚，它们恰似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宝石。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，洒在桑葚上，折射出诱人的光泽，垂涎欲滴的我们爬到树上，采摘甜美可口的桑葚。

采摘过程中，发现有许多新的桑葚挂在枝头，我们会小心翼翼地保护它们，待它们成熟时接着采摘。几乎每天，我们都能吃到甜美可口的桑葚。

在那些阳光灿烂的午后，我们几个小伙伴总会不约而同地跑到桑树下，大家说着闹着，蹦着跳着，满心渴望着，好不开心。此时，微风拂过，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在轻柔地哼唱一首儿歌。仰望着满树的桑葚，我们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年龄稍大些、胆子也大的小伙伴，敏捷得像一只小猴子，背着书包敏捷地爬到树上，两腿骑在粗壮的枝干上，一边往嘴里塞着桑葚，一边得意地朝树下的小伙伴招手：“快上来呀，上面的桑葚更甜呢！”

我虽然胆子不小，可是爬树却有点儿笨，但也经不起这甜蜜的诱惑。在小伙伴的帮助下，我双手紧紧抱住最下面的树干，双脚奋力蹬起，一点一点地往上挪。粗糙的树皮磨得小手和膝盖生疼，可一想到那甜美的桑葚，便又充满了动力。好不容易爬上一根粗矮的树枝，兴奋得手舞足蹈，伸手摘下一颗颗紫黑的桑葚，飞快扔进口中，果然味道更加甜美，那鲜甜的果汁在舌尖和喉咙间依次绽放，让我回味无穷，欲罢不能。

为了让树下的小伙伴们也能尝到树上桑葚甜美的滋味，我们会主动将采摘的又大又紫的桑葚放入书包里，再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慢慢放下去，在树下高仰着头的小伙伴们接到书包后迅速打开，分享这份甜美喜悦和快乐。

不多一会儿，我们的脸上、手上、衣服上，都染上了桑葚的颜色，一个个变成了“花脸猫”。尤其是嘴上，沾满了桑葚紫红色的汁液，这个时候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有的还会张大嘴巴学猫狗欢叫，惹得大家笑个不停。笑声惊飞了附近树上的鸟儿，也惊得夕阳跌进了龙塘里，湛清碧绿的龙塘，此时像被火燃烧了一般，荡漾着红色、金色和紫色。

这个时候，我们会听到站在各自家门口的母亲们的呼唤声，母亲们呼喊着我们的乳名，让我们回家吃晚饭。一声声，此起彼伏，煞是动听，让黄昏变得越来越暗，也让桑树送走了最后一缕晚霞。至今，这一幕，还依然保留在我的记忆里，每每想起，内心总会涌起桑葚一般甜甜的滋味。

数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。今年五月，我回了一趟老家，小镇已经有些没落，许多房屋坍塌了，屋后的那两棵桑葚早已折断，又有两棵新的桑树生长了出来，还结着红紫的果实。当我走到临街的老屋大门时，看到左侧坍塌的瓦砾里居然也长出了一棵粗大的桑树，在灿烂阳光下，满树紫色的桑葚累累晶亮，它们安静地守在老屋旁边，似乎在等待着我的归来。我不禁热泪盈眶，走上前去，颤抖着手采摘着一粒粒饱满的紫色桑葚，再将它们轻轻放入嘴中，那越来越浓的甜美在嘴里慢慢融化，却激动着我的内心，这就是家乡的滋味呀！这就是我念念不忘的童年味啊！

